



耕堂文录十种

# 老荒集

孫犁

著





耕堂文录十种

# 老荒集

孫犁

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LU WENYI CHUBANSHE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荒集 / 孙犁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 
2012.5

(耕堂文录十种)

ISBN 978-7-5306-6102-4

I. ①老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  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9143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6 字数 119 千字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2.00 元

# 目 录

## 芸斋小说 / 1

葛 覃 / 1

春天的风 / 9

一九七六年 / 15

小 D / 21

王 婉 / 25

## 芸斋琐谈 / 31

谈文学与理想 / 31

谈改稿 / 36

谈读书 / 39

谈修辞 / 41  
谈评论 / 43  
谈爱书 / 46  
爱书续谈 / 53  
我和古书 / 56  
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 / 60  
谈“打” / 63  
改稿举例 / 66  
实事求是与短文 / 69  
谈简要 / 71  
谈“印象记” / 73  
文学与乡土 / 76

## 小说杂谈 / 79

小说与电影 / 79  
小说与题材 / 82  
小说与三角 / 85  
读小说札记 / 87

乡里旧闻 / 94

玉华婶 / 94

疤增叔 / 98

秋喜叔 / 101

《青春遗响》序 / 104

一九五六年的旅行 / 109

书 信 / 118

吃饭的故事 / 123

父亲的记忆 / 126

包袱皮儿 / 130

戏的续梦 / 133

唐官屯 / 139

移家天津 / 143

——《善闇室纪年》摘抄

红十字医院 / 148

——病期经历之一

耕堂读书记 / 152

买《王国维遗书》记 / 152

买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记 / 165

买《饮冰室文集》记 / 173

买《崔东壁遗书》记 / 180

书衣文录 / 188

耕堂函稿 / 200

致韩映山 / 200

致房树民 / 204

致贾平凹 / 205

致韩金星 / 207

附 录：

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志 / 209

冬天，战斗的外围 / 228

——这是我们报告于世界的……

## 芸斋小说

### 葛 覃

#### 一

他名叫葛覃。我记得这两个字出自《诗经》。但年老了，恐怕记得不准，找出书来查查，所记不误。题作“葛覃”的这几段诗，是古代民歌，也很好读。在这几章诗的后面，有古人的一段议论，说：

此诗后妃所自作，故无赞美之词。然于此可以见其已贵而能勤，已富而能俭，已长而敬不弛于师傅，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，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难也。

这一段议论，虽然莫名其妙，不知为什么，在我的心

里，和葛覃这个人，连结起来了。

## 二

我们认识的时候，还都是青年，他比我还要小些，不过十七八岁。人虽然矮小一些，却长得结实精神，一双大眼，异常深沉。他的家乡是哪里，我没有详细问过，只知道他是南方人，是江浙一带的中学生。为了参加抗日，先到延安，一九三九年春天，又从延安爬山涉水来到晋察冀边区。我们见面时，他是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的学生，我在那里讲一点课，算是教员。一九四一年，边区文艺工作者协会成立，我们一同参加了成立大会，他已经写了不少抗日的诗歌，他的作品富于青春热情和抗争精神，很多人能够背诵。一九四二年开始整风，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，各奔东西，我们就分别了。

后来听说葛覃到了冀中区，后来又听说他到了白洋淀。那个时候，冀中区斗争特别激烈残酷，敌人的公路如网，碉堡如林，我们的大部队，已经撤离，地方武装也转入地下，原来在那里的文艺工作者，也转移到山里来了，而葛覃却奔赴那里去了。

我心里想，这位青年诗人，浪漫主义气质很明显，一定

是向往那里的火热斗争,或者也向往那里的水乡景色,因为他来自江南。或者吃厌了山沟里的糠糠菜菜,向往那里的鲜鱼大米吧。

山川阻隔,敌人封锁,从此就得不到他的消息,也不知道他的生死,我就渐渐把他忘记了。

### 三

日本投降以后,我回到了冀中,也曾经到过白洋淀,但没有听到他的消息,也没有想到探寻他的下落。我的生活也一直动荡不安。经过三年解放战争,我到了天津,才从文艺学院另一位同学那里,知道葛覃还在白洋淀。那位同学说:

“他一直在那里下乡,也可以说在那里落户了。他的下乡,可以说是全心全意的了吧!”

进城以后,我的生活进入了新的不安定阶段,听到了这个消息,并没有感到惊异,也没有想到去看望他。这时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已经不像在山地那样,随时关心,随时注意了,这就叫做“相忘于江湖”!大家关心、注意的是那些显赫的人物和事件,报纸刊出的或电台广播的消息:谁当了部长,谁当了主任,谁写了名著,谁得到了外国人的赞

扬……作家们还是下乡,有时上边轰着下去一阵,乡下炕席未暖,又浮上来了。葛覃下乡虽然彻底,一下十几年,一竿子扎到底,但他并没有因此出名,也没有人表扬他,因为他没有作品,一首诗也没有发表过。他到底在干什么呀,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!

文化大革命来了,大动乱开始了,文艺界的很多知名人士,接连不断地被打倒,被游街示众,被大会批判,被迫自杀身亡,几年的时间,已经弄得哀鸿遍野,冤魂塞路……我算是活下来了,但生活下去还是很艰难,惶惶终日,自顾不暇,把所有的亲人、朋友、同志,都忘记了,当然更不会想到葛覃。

#### 四

但就是在这个时候,我见到了葛覃。我所在的城市,有一个文教女书记,因为和江青有些瓜葛,权势很大,人称太上皇。她想弄出一个样板戏,讨江青的欢喜。市京剧团,原来弄了一个脚本,是写白洋淀抗日斗争的,但一直不像个样板。正赶上我已经被“解放”,有人向女书记介绍了我,说我写过白洋淀,可以参加样板戏的创作。因此,我就跟着剧团到白洋淀去体验生活,住在淀边一个村庄。行前,

文艺学院那位同学告诉我，葛覃就是在这个村庄教小学。

到那里的第二天早晨，我就去找葛覃，小学在村庄的南头，面对水淀。校舍很宽敞，现在正是麦收季节，校门前的大操场，已经变成了打麦场。到学校一问，现在放假，葛老师到区上开会去了。

这个村庄街道很窄，每天早晨，我到操场去散步。有一次，看到一个农民穿戴的中年人，从学校出来，手里提了一个木水桶，上到淀边的船上，用一根竹竿慢慢把船划到水深处，悠然自得，旁若无人。然后打了一桶水，又划回来，望了我一眼，没有任何表情，提着水桶到学校去了。我看这个人的身影，有些像葛覃，就赶快跟了进去。他正在厨房门口往饭锅里添水，我喊了一声：

“葛覃！”

他冷漠地看了看我，说：

“听说你们来了。”

我随他走进屋里，这是他的厨房兼备课室，饭桌上零散地放着一些书籍报纸，书架上也放着一些碗筷，瓶罐。

我看着他做熟了饭——一碗青菜汤；又看着他吃完了饭——把一个玉米面饼子，泡在热汤里，他差不多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没有问我现在的工作，这些年的经历，文化

大革命的遭遇；也没有谈他在这里的生活和经历。比如说“土改”、“四清”，他有没有问题，和老家有没有联系。

在这种气氛下，我也没有多谈，只是翻看他们桌上的书报，临走向他借了一本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拿回住处去看。

过了几天，村干部们在小学里请一位来参观的军官吃饭，把我拉去陪客。我去应付了一下，就托辞出来，去看葛覃。这次他把我让进了卧室。那是由一间教室的走廊，改造而成。临院子的一面，用牛皮纸糊得严严的，阳光也射不进来。一副木床板上，放着他的铺盖卷，此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室内昏暗，空气也不佳，我又把他叫出来，在院里站着谈话。

他好像有了一点兴致。

他说：

“张春桥现在做什么官儿？”

“政治局常委，国务院副总理。”我说，“看来还不满足，还想往上爬哩！”

“你记得吗？”葛覃脸上忽然闪过一丝笑意，“我们在华北联大开会时，他只能当当司仪，带头鼓掌喊口号，此外就什么也不会干了。”

在庭院里,我觉得不应该议论这种人物,尤其是眼下,不远的地方正在有宴会进行,我没有把话接下去。这时剧团里的两位女演员跑来叫我去开会,我就走了,他也没有送我出来。

在村里,我问过村干部,葛覃在这里结过婚没有。他们说,前些年,曾给他介绍过一个女的,结婚以后,那女的脾气不好,有点虐待葛老师,就又离散了。他们说葛老师初来时,敌人正在疯狂烧杀,水淀的水都叫血染红了,他坚持下来了。人很老实,人缘也好,历次运动,我们都没有难为过他。在村里教书整整三十年,教出的学生,也没有数了。

## 五

去年,有一位白洋淀的业余作者到天津来,我又问起葛覃的生活。他说:

“又结了婚,这个女的,待他很好,看来能够白头偕老了。不过,究竟为什么,一个人甘心老死异乡?除去到区县开会,连保定这个城市也不愿去一趟。认识的老同志又很多,飞黄腾达的也不少,为什么也从不去联络呢?过去好写诗,为什么现在一首也不写呢?这就使人不明白了。”

我说：

“因为你是一个作家，所以才想得这样多。我在那个村庄的时候，农民就没有这些想法。他们早把葛老师看成是本乡本土的人了。他不愿再写诗，可能是觉得写诗没有什么用，是茶余酒后的玩意儿。他一字一句地教学生读书，琅琅的书声，就像春天的雨水，滴落在地下，能生菽粟，于人生有实际好处。他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士，他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。他的行为，是符合他参加革命时的初志的。白洋淀那个小村庄，不会忘记他，即使他日后长眠在那里，白洋淀的烟水，也会永远笼罩他的坟墓。人之一生，能够被一个村庄，哪怕是异乡的水土所记忆、所怀念，也就算不错了。当然，葛覃的内心，也可能埋藏着什么痛苦，他的灵魂，也可能受到过什么创伤，他对人生，也可能有自己特殊的感受和看法，这也是人间常情，不足为怪，也不必深究了。”

芸斋主人曰：人生于必然王国之中，身不由己，乃托之于命运，成为千古难解之题目。圣人豪杰或能掌握他人之命运，有时却不能掌握自己之命运。至于凡俗，更无论矣。随波逐流，兢兢以求其不沉落没灭。古有隐逸一途，盖更

不足信矣。樵则依附山林,牧则依附水草,渔则依附江湖,禅则依附寺庙。人不能脱离自然,亦即不能脱离必然。个人之命运,必与国家、民族相关联,以国家之荣为荣,以社会之安为安。创造不息,克尽职责,求得命运之善始善终。葛覃所行,近斯旨矣。

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

## 春天的风

现在已经进入“九九”,春天确实来了。外面刮着很大的风,庭院尘土迷漫,呼呼作响。我在屋里没事干,想起一些往事,心里很郁闷。我是不愿意在郁闷中消磨精神、消磨时光的。我想写点什么,一方面是排遣,一方面也是做一点工作。

我刚刚写得流畅一些,漂亮的文词不断涌现,心情也愉快起来。这时有人敲门。我最怕写东西的时候来客人,重大的敲门声,常常引起我的反感,不得不强自克制,以免得罪客人。这次敲门声音很轻微,我放下笔去开门,来客是一位女郎。

她身长玉立,穿一件浅花棉袄,围一条驼色大宽围巾。从面容和眼神上,我看出她是神经方面不健康的人。近几年来,常常有这样的青年来找我。我年纪大了,又是一个人的生活,同院的人,很为这种事情担心,有时就跟了进来,以防不测。我对邻居们解释:不会出什么事,他们不会在我屋里大闹的。因为来找我的人:第一,都是书生,文学爱好者;第二,他们既然找我,就是对我尊重,甚至有些崇拜。当然我也要注意,不要惹翻他们,要用好言语,把他们打发走,就是说,把他们哄走。

女孩子很礼貌,我让给她一把藤椅,她说:

“你老年纪大了,理应坐椅子,我坐凳子。”

她自己拉了一只小凳,坐了下来。

我心里安定下来,并对她发生了好感。

女孩子接着说:

“我想拜访一位作家,我就想到了你老。”

“你找我要谈些什么呀?”我和气地说,照例把眼睛眯了起来,这样可以使对方畅所欲言,我自己也可以节约精神。

女孩子用低沉的声音说:

“我想问问你,我还需要不需要写作?”